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二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憲表縣之疏各掌其次之政令者次謂二十肆之介次也詳司市疏賈疏云案序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云憲刑禁焉者賈疏云刑謂市中之刑憲徇扑禁謂市中之禁謂司市當時設禁令非士師五禁也案賈說是也禁卽司市僞飾之禁四十八之屬此與小司寇布憲所憲刑禁通該五禁者異 注云憲表縣之者小宰注義同此謂書楊市刑市禁表縣市門豫相戒敕司市市刑之憲罰則謂市人犯刑禁者書縣其姓名罪狀以示戮與此表縣同而事異也察其詐僞飾行僨愚者而誅罰

之鄭司農云債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立謂飾行債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疏察其詐僞飾行債慝者而誅罰之者此卽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之事也誅謂以司市市刑憲徇扑之刑施之罰謂罰令出泉卽廢人之罰布是也注鄭司農云債賣也者此經云飾行債慝明債據賣者而言故從本義爲賣司市賈師爲買者其轉訓也詳司市疏云慝惡也者毛詩小雅民勞傳文小行人注同云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先鄭讀行如字說文貝部云賣衙也行部云衙行且賣也債賣字同故先鄭亦以行且賣爲釋賈疏云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僞惡物以且闕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濫解之武億云據此先鄭解行字不

與飾連文是讀從飾字絕句行債慝者又爲句司市以賈民禁
僞而除詐又云凡市僞飾之禁可證先鄭讀案先鄭釋行爲行
步則與飾文義不屬其意當如武讀但於文不順不如後鄭以
飾行屬讀之允也云立謂飾行債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
飾之令欺誑賈者者李光坡云行不堅固也王引之云後鄭注
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疏是後鄭以行爲行濫與先鄭
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賣則與先鄭同矣疏何以云後鄭不從
乎又案釋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行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後鄭注云利利
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
宇聶胡剛反苦音古遐孟卽下孟也行濫卽行苦也古人謂物

脆薄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敝或曰行濫九章算術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爲行猶言以堅爲脆也方言揄鋪櫜輓輓輓葉輪輓也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敝也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卽方言之櫜輓爲行敝故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爲行濫正謂此也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正合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西京賦說市曰器良雜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債慝相對爲文後鄭之說善矣案王說深得注指此注舊本疑當作謂使人賣行惡物於

市今本誤到其文遂失其義耳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疏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者賈疏云上司市已云胥師賈師蒞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上總言之此正當職故申敘之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辨別也疏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者亦謂介次也

賈疏云案序官云賈師二十四肆則一人與胥師數同故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也云辨其物而均平之者卽胥師云平其貨賄二官相佐助也云展其成而奠其賈者與亦當爲定鄭不釋者以冢上司市注略之賈疏云以其知物價故也 注云辨別也者天官敘官注同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諸米穀棺木而賂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

困疏凡天患者與司救云凡歲時有天患義同彼注云謂裁害

也 注云恒常也者說文二部云恆常也恒卽恆之隸變云謂

若諸米穀棺木而賄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

重困者此亦訓債爲賣也諸卽貯字見廩人注久雨則米穀貴

疫病則棺木貴漢書刑法志云諺曰鬻棺欲歲之疫非憎人欲

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之物**疏**四時

之珍異亦如之者此亦謂食物與質人廩人珍異義同亦禁其

貴債使有恒賈也 注云薦宗廟之物者賈疏云案月令四時

有珍異之物皆云先薦寢廟故鄭以爲薦宗廟舉重而言也凡

國之賣債各帥其屬而鬪掌其月債買也故書賣爲買鄭司農

云謂官有所斥賣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

逸疏注云債買也者司市注同債兼賣買二義詳司市疏云故書賣爲買者段玉裁云此從今書作賣也必從今書者債雖可訓賣但此經以官斥賣爲言則賣在上債在下訓買爲長不當云買債也詒讓案司市質人並有賣債之文故後鄭不從故書作買債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賣者買疏云斥謂指斥出之故鄭注大宰亦云幣餘謂古賣國之斥幣義與此同也案斥賣詳大宰疏徐養原云若從故書賣爲買則債仍訓賣故先鄭云有所斥賣正釋債字之義云買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逸者詩小雅杖杜云繼嗣我日鄭箋云嗣續也爾雅釋詁云嗣繼也直月謂人當一月國語晉語云臣敢煩當日章注云當日直日也直月與直日義同謂帥其屬每月相繼續更代

當直爲官掌賣債之事也賈疏云賈師之下有羣賈亦二肆則一人者使之更互相代也李鍾倫云屬蓋卽肆長是也疏言賈師下有羣賈二肆則一人於經無之案李說是也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賈彼疏謂賈民爲屬於賈師諸官者故此疏又謂賈師之屬別有羣賈蓋隱據彼賈民爲說實則兩疏皆非也凡師役會同亦如之疏凡師役會同亦如之者謂道路之市及軍市所在亦從司市而治其市事也賈疏云此亦從行所在當直爲官賣買也

司覲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鬻者與其疏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鬻誰也鄭司農云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疏掌憲市之禁令者此官掌市刑卽司市以刑罰禁覲之事也

憲亦謂表縣之以示十肆之人也云禁其闐闐者與其齟齬者
出入相陵犯者者此掌市中亂民罷民之禁闐闐謂爭鬪而蹢
躓謂人注云鬪怒辯訟者也與此義略同疏古暴字說文卒部
云暴疾有所趣也引申爲暴戾字暴亂以暴作亂者禁暴氏云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此禁市民之暴亂與彼爲官聯也陵
凌之段字說文夂部云凌越也云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者禁市
中情遊之民也遊游之俗詳師氏疏 注云蹢躓也者說文蹢
部云蹢聲也又言部云謹謹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謹言語
詢詢也是蹢蹢同義銜枚氏云掌司蹢蹢呼歎鳴于國中者
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此禁市民之蹢蹢亦當通蹢蹢呼歎鳴
及行歌哭之等與彼爲官聯也鄭司農云以屬遊飲食羣飲食

者者州長注云屬猶聚也聚羣義同謂羣聚遊於市而相共飲食也書酒誥云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廬注引尚書大傳云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蒸社不敢遊飲唯六十以上遊飲也此卽古屬遊飲食之禁賈疏云此屬遊飲食謂聚而羣遊飲食者禁之若不羣遊則得飲洪頤煊云管子立政篇圉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屬遊與圉屬義同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疏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者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案搏猶今言捕也戮卽司市市刑憲徇扑胥云撻戮是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羣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疏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者

卽犯司市質人胥師賈師司諫五官之禁者此官常巡行五肆之敘司察之也云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者此則在司市諸官市禁之外者故特舉之王應電云搏之歸於胥師 注云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眾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司門注同又野廬氏注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義亦同方言云占視也凡相竊視南楚或謂之占案占視之段字詳掌次疏物猶法也不物謂不如常法左隱五年傳云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與此不物文異而義略同此皆形迹詭異或爲姦褻故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疏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者此卽司市以刑罰去盜之事也賈疏云上司市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附於刑者歸於士此

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故云以徇且刑之若直徇者不必有刑其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疏各掌其所治之政者凡官所治之地蓋卽內宰司市之敘詳司市疏賈疏云案序官胥二肆則一人故亦云各掌其所治之政則一人掌二肆者也云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謂巡行肆前近市門之處司市云凡市人則胥執鞭度守門是也鞭度亦詳彼疏云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者與司職所憲禁令同注云作起也者大司馬考工記總目梓人注並同說文人部云佗起也作卽佗之隸變云坐

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者蓋謂無肆立持者索市不得
乃空守其所齎之物荀子哀公篇云好肆不守折卽空守之義
野廬氏云以幾禁行作不時者注云不時不夙則莫者也此經
坐作出入猶彼云行作三市各有定時當亦兼有不時之禁矣
云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者徐養原云襲習古字通掩
襲與重襲義雖異而音則同故亦通作習左傳襄十三年歲習
其祥禮記表記注引傳習作襲云謂掩捕其不正者者國語晉
語韋注云襲掩也方言云掩索取也謂伺其不意而捕取之恐
其逸失也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罰之使出布疏凡有罪者撻
戮而罰之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皐詳甸師疏撻卽司市市刑
之大刑扑罰也此謂市人有罪而未麗於刑者故戮而罰之不

周禮正義

禮二十八

七

禮學社本
五百三十五

歸於土 注云罰之使出布者以經於撻戮之外別言罰之故
知爲罰布非市刑三罰也賈疏云卽上廛人職云罰布一也故
彼注云罰布者犯市令之布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
相爾也而平正之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
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
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
人疏各掌其肆之政令者賈疏云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
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者也云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者此卽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之事也 注云爾亦近也者爾卽邇之借字爾雅釋詁云邇近

也燕禮特牲少牢饋食禮注並云爾近也云俱是物也使惡者
遠善善自相近者謂物別爲肆同肆之中又辨其善惡使同實
者相從也淮南子覽冥訓云若章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
卽此經名實遠近之義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
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
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者與後鄭義同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杜子春云總當爲儻疏斂其總布者江永云廛人有紵布總布
廛布總布者貨賄之正稅三布中總布最多故使每肆一人之
肆長隨時斂之以歸廛人而廛人以入泉府也案江說是也亦
詳廛人疏 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儻者廛人杜注同彼後鄭注
不從子春說別釋爲守斗斛銓衡者之稅則此職義亦當與彼

同今引杜說而不破者蓋以已詳於彼故不復出非於此轉從杜讀也賈疏謂此肆長各一肆故罰其無肆立持之布以爲後鄭從杜失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滯爲癘杜子春云瘕當爲滯鄭司農云物揭而書之物物爲揃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買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爲封符信然後予之立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疏掌以市之征布者卽大宰九賦市賦之泉也賈疏云卽上應入紵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之故摠云征布也惠士奇

云在國曰邦布外府掌之在市曰征布泉府掌之云斂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者者於段玉裁校改于又云售者讎之俗字
不當施於經文當改正案段說是也於經例用古字皆作于售
與調人仇讎字同而義異漢書食貨志說王莽餼周官法並作
讎字亦經本作讎之證此卽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之事亦
與廛人爲官聯也謂若國語越語云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皮冬絺旱舟水車卽滯於民用之物不
能急售者也云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者賈疏云都
鄙者可兼大小都及家邑國人者謂住在國城之內卽六鄉之
民也郊人者卽遠郊之外六遂之民也案國卽國中謂城郭中
郊六鄉外之餘地經言國人以駭國外之大鄉言郊人以駭郊

周禮正義卷二十八

五十四

外之六遂公邑秋官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亦其比例也賈
說未析 注云故書滯爲痺杜子春云痺當爲滯者故書滯誤
爲痺猶塵人故書滯或作塵也詳彼疏杜意蓋謂經云斂市之
不售貨之滯於民用爲民不急用之貨故沈滯而不售則官爲
斂之漢食貨志載王莽時令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
於民用而不隸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買取之莽制正
本此經審釋彼文疑劉歆所傳周官經滯於民用滯亦作痺而
讀爲痺痺與周義相近杜氏之學受之於歆而此讀與漢志異
則杜君不盡墨守其師說矣鄭司農云物楬而書之物物爲楬
書書其賈楬著其物也者楬嘉靖本誤揭今據岳本正職幣云
以書揭之注云楬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說文巾部云前幅

幘也又竹部云箋表識書也案幣箋弊義亦略同揃卽幣之俗
集韻二仙云槩箋識也或从手又說文木部云楊槩槩也引春
秋傳曰楊而書之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楊槩杙也又周禮云
楊而書之也蓋許君卽引周禮此文今本作春秋傳者傳寫之
誤此云物楊而書之謂每物揃書其賈直於杙附著其物之側
以表識之也亦詳職金疏云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者謂來買
無定時急求待用若下祭祀喪紀是也漢食貨志載王莽時劉
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
爲非者也先鄭云急求卽劉歆所謂欲得者也云抵故賈也者
國策中山策高注云抵當也謂依故買入時相當之賈直予買
者凡貨滯不售而官取之其賈必賤民買之官仍依其故賈者

不欲取其贏以病民若本賈貴而今賤則民不必從官買矣賈疏謂假令官前買時賈後或賤今依故賈與之卽損民故不得依故賈以解抵此不足以破先鄭之義也但此文云各從其抵與下經從其主從其有司文例正同故後鄭不從先鄭而謂抵卽主有司耳云主者別治大夫也者謂治三等采邑之官卽公羊定十一年傳所謂采宰天官釋文引鄭云宰主也故邑宰亦謂之主大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謂采邑之君立兩卿五大夫此主則別治各邑之大夫與五大夫異故云別治大夫也云然後予之爲封符信然後予之者賈疏云封符信謂有符信文書皆封題之計買者得主及有司然後賣不須封信文書但於理無害故後鄭不破之也案賈說非也此

諸欲買官物者必從其所屬主有司爲封符信致之泉府泉府乃以物予之所以防檢猾商用賤直販官物而貴賣之以病民也後鄭亦同此義云立謂抵實抵字抵本也者段玉裁云實抵字者猶媒氏云紳實紵字也才聲誤爲屯聲從木誤爲從手其理一也說文云柢木根也韓非解老曰直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木之所以建生也云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者賈疏云鄭欲解抵與主有司爲一故云主有司是也江永云自比長鄰長以上皆可謂之主有司其爲公邑稍縣都做鄉遂之制各有其主不必公邑大夫與食采大夫然後謂之主也從泉府買一不時須之物必關白大夫恐難乎其爲買矣案江說是也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賁也以祭祀喪紀故從

官賁買物

疏

凡賒者者亦以所斂市之滯物轉賁與民也

注

鄭司農云賒賁也者說文貝部云賒賁買也賁貸也案此經以凡賒者與凡民之貸者並言賒卽所謂賁買貸卽所謂賁也賒者先賁物而後償直是雖賁而仍買故許兼云賁買賁者先賁泉物而後仍償以泉物則是徒賁故許唯云貸也凡賒從官買物而約期以付賈不得過旬日三月而不取息貸則從官借物而約期以償物得過旬日三月而有息此其事異而所以利民則一也云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賁買物者明惟此二事得從官賁買物它小事不得也漢書食貨志載王莽令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顏注云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莽制正本此經凡民之貸者與其有

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立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基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疏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者此則以市之征布及所斂市之滯物貸民以治產業也左文十四年傳云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彼貸公財者公有司主之疑卽此泉府之屬賈疏云貸者卽今之舉物生利與上文不同辨而授之謂別其所授之物以與之云以國服爲

之息者息卽小宰注所謂貸子管子輕重丁篇云凡稱貸之家
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史記孟嘗君傳
云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云息
猶利也 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者賈疏云此則上文有司一
也若然此經不言都鄙主者有司中兼之故上注亦云本所屬
吏是概本中兼二者惠士奇云有司鄉遂之吏也周書大匡云
賦酒其幣鄉正保貸酒謂散之貸者鄉正保焉案惠說是也云
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
鄭意此貸者卽謂貸前所收市中不售之物故須別物定賈也
辨卽所謂別其物與司市賈師辨物義同江永云辨者辨其人
之可貸與否也如其人有生業不爲游惰是可貸者也不則貸

不能償當不許其貸矣此所貸者是貸泉非貸滯於民用之物
案江謂貸專爲貸泉亦得通後注云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則
鄭亦謂兼貸泉矣但經云辨而授之固當辨其人然亦當泉府
與其有司辨所貸泉物多寡以定出息之數慮債者或有抵冒
也鄭江二義相兼乃備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者廣
雅釋詁云貸借也說文貝部云貸施也貸從人求物也依許說
則從人求段字當作賈以物段予人字當作貸二字小異經典
多通用廣韻二十五德云賈謂從官借本賈也義本此注字正
作賈先鄭謂民欲行賈而無本則從官借泉爲本以賈也金榜
云先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
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

惟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旅師職云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案金說是也此民卽賈人猶司市以賈師胥師之屬爲賈民也蓋二鄭說不同而謂從官貸則一漢志王莽法亦同此民對有司爲文金釋甚塢知非民間自相稱賈者民自貸一泉物其事猥細不必泉府與有司辨而授之也云故有息使民弗利者貸泉行賈與上供喪祭異法當內息使民勿專以此爲利也云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者先鄭蓋釋國服與書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義同必以所出爲息者取其易得且官不失利也云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

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者謂以諸物償還所貸泉之外更入其贏爲息也云云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者爾雅釋詁云服事也於國服事卽九職農圃等事稅云服者若書禹貢三百里納桔服是也賈疏云先鄭以所買之國所出爲息已下後鄭不從者凡言服者服事爲名此經以民之服事唯出稅是也則載師云二十而一已下是也金榜云後鄭說是也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云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出息五百者賈疏云萬泉出息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其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其出息一千五百甸稍

縣都之民萬泉基出息二千鄭直云園廬者略舉以言之也金榜云輕者二十而一重者無過二十而五也案金說是也後鄭據載師稅法等衰釋此經國服義自不可易但又牽傳受田爲釋則非也儻如其說則同此稱責出息而甸稍縣都之民必重於郊里遠郊之民亦必重於近郊果何說乎且國宅無征則貸泉亦當無息更不可通矣蓋貸息輕重不能一率自當隨民間所便但其等衰約區五等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二十而三或十二或二十而五以此爲限明不得逾溢耳與分地差征之法固絕不相蒙也云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者漢食貨志云王莽時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卽其事也又王莽

傳云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似亦參用此經
除貸之法而責息則增二倍非古法也賈疏云此則與周少異
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據本徵利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
及其後利唯據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徵一千贏五
千徵五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
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疏凡國事之
財用取具焉者此官爲市征受藏受用之府故有國事於此取
財用與大府云凡邦之賦用取具焉義同賈疏云言事謂有司
爲國家之事與作用財物者皆來向泉府取財爲具焉泉府財
盡乃於餘府別取焉金榜云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
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

之云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者此正市市之歲會亦市官之官成也王制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彼注以市爲司市案此經司市無會計之文唯此職有歲終出入之會疑此官爲司市之屬此歲會卽上於司市以從司會而質於王者與賈疏云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廛人斂取紬布已下 注云會計也者大司徒注同云納入也者公羊莊九年傳云納者何入辭也說文門部云內入也納內之借字凡此經通例內外字作內出內字則借納爲之詳鍾師疏云入餘於職幣者以職幣掌式法以斂凡用邦財者之幣是掌幣餘之官故知入其餘卽入於彼也賈疏云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庫天官職幣職

幣別出與人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鍵讀爲蹇管謂籥也鍵
謂杜疏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者謂晨則授管以啟門昏則授
鍵以閉門也墨子號令篇云昏諸門亭皆閉之晨兄掌文諸城
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此卽授管鍵啟閉門之法賈
疏云謂用管籥以啟門用鍵杜以閉門國門則王城十二門者
也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者段玉裁以讀爲爲讀如之譌近
是鍵者鍵之借字古書鍵字常見而先鄭以蹇擬其音者杜鄭
注例習見之字亦閒有發讀也賈疏謂讀爲蹇取蹇澁之意則
緣誤本爲說謬云管謂籥也者月令孟冬脩鍵閉慎管籥注云
管籥搏鍵器也孔疏云管籥此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搏

於鑰內以博取其鍵也又檀弓疏云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
案鄭孔以月令鍵閉爲一物管籥爲一物左傳三十二年傳秦
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杜注亦釋管爲籥鬼谷子內
鍵篇云以變求內者若管取鍵鍵與鍵通是管所以取鍵出之
而管非卽鍵檀弓注云管鍵也又以管鍵爲一者蓋鑰匙入牝
以開鑰須入牝以閉其物雖異以同是牝之類故名亦得通若
對文則異此經及月令是也云鍵謂牝者月令注云鍵牝閉牝
也孔疏云凡鑰器入者謂之牝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而
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扇關門
以內孔中按漢書五行志每云牡飛及牡亡謂失其鑰須須則
牡也何胤云兩邊樹木非其義也又檀弓疏云鍵謂鎖之入內

者俗謂之鎖須案依孔說則鍵卽今銅鐵鎖之須依何說卽鍵爲木鎖卽今之門槩其字正作槩說文木部云槩距門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槩不可以閉藏顏氏家訓引月令章句云槩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說文門部云闔以木橫持門戶也闔關下牡也此闔與槩爲一物與古書凡言爲管者不同方言云戶鑰自闔而東陳楚之間謂之鍵自闔而西謂之鑰此鑰鍵亦闔槩之段字非謂鎖匙也金鎖與木鎖器異而其用以開閉則同此經注所云則皆金鎖與月令同也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眾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讀爲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疏幾出入不物者者幾謂苛察也詳宮

正及司關疏 注云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眾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者司稽注同賈疏云見王制云關執禁以幾禁異服識異言閭人云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明此司門亦然故鄭以不物衣服之等解之云正讀爲征者正征聲類同詳小宰疏鄭知此正當爲征者以司關云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門關職事略同明此正卽征字與肆長陳其貨賄而平正之義不相涉也云征税也者大司徒注同賈疏云下文云國凶札無關門之征明無凶札之時有征税故請從征税之字也江永云司關明言凶札無門關之征而遺人以門關之委積養老孤則門關皆有征明矣文十一年左傳宋公以門賞邾貍使食其征謂之邾門門征之見於傳者也云犯禁請商所

不資者者謂於法不合。雖則商所不資操者卽司市所云僞飾之禁在商者十有二是也。云舉之沒入官者司市注同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疏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者據遣人文彼注云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餽廩也云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者明與外喪酒正槁人諸職養耆老兼養國老庶老者異也死國事謂凡勤勞王事而死者月令云立冬之日天子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鄭彼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管子人國篇云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據此則凡勤勞上事而死者並得爲死事鄭月令注惟云

死戰事者舉其重者言之耳老鄭謂其父母吳子廩士篇云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顧炎武云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是也案顧說是也此死政之老或兼有死事者之祖父母王制孔疏云皇侃云子孫爲國難而死者王者養死者父祖是也云孤其子者外喪云邦饗耆老孤子注云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詳彼疏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監門門徒疏祭祀之牛牲繫焉者釋文繫作轂云本又作繫阮元云古繫字多作轂易繫辭本作轂詒讓案繫卽轂之隸變說文攴部云轂相擊中也糸部云繫繫纆也一日惡繫又一部云係繫束也凡繫縛字正字當作係轂繫並聲近段借字此職及占人攸人繫字釋文並作轂疑經

系束字本作轂與大牢繫聯繫小史世繫字爲系之段字異
注則皆作繫字漢書景帝紀農桑穀畜顏注云轂謂食養之轂
古繫字蓋漢以後繫字通行轂繫又爲古今字此經作轂注作
繫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廋人弓人又以轂爲擊考工
記字例與經不同也云監門養之者賈疏云牧人六牲至祭前
三月則使充人繫而養之若天地宗廟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若
其散祭祀之牲則不在牢遣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詒
讓案穀梁哀元年傳說郊牛卜之不吉繫而待六月始庀牲然
後左右之范注引此經謂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然則大祀之
牲凡不繫於滌者亦於門養之與散祭祀同也 注云監門門
徒者毛詩小雅節南山傳云監視也孟子萬章篇抱關擊柝趙

注云監門之職也荀子榮辱篇云監門御旅抱關擊柝楊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案史記信陵君傳云魏侯羸爲大梁夷門監者又云羸乃夷門抱關者也是抱關卽監門荀子重舉之楊倞遂分爲二非是凡門徒主守視國門故謂之監門敘官司門有徒四十人又每門徒四人卽所謂門徒也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疏凡歲時之門者賈疏云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案賈引左傳大水用牲於門卽國人祭門用飄齋是也此外尚有祭法王立七祀三曰國門是門之正祭又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據鄭彼注爲攘四方之神非祭國門月令孟冬又有

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彼蓋秦法非周制也 注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者餘與大宰幣餘之賦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義同謂祭門有餘財則此官受而儲之猶司書云受其幣泉府云納其餘也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造猶至也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逆疏注云造猶至也者大司寇注義同此引申之義廣雅釋言云造詣也文選洞簫賦李注引蒼頡篇云詣至也蓋造訓爲詣詣則有所至故造亦訓至矣云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逆者賈疏云謂四方諸侯來朝觀至關關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得告皆遣人往迎故云止客以俟逆也詒讓案止客者止客於館以待也凡門皆有客館與郊關同必止客俟逆者恐倉卒逆者不至於禮有關又國語周語云敵國

賓至門尹除門章注云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此經不言除門者亦文不具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疏]注云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者司市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是國貨之節卽司市之璽節也凡商之貨本出於市自內出者齋司市之璽節由門而達關由外入者齋邦國司市之璽節由關達門以至於王國之市其出入不越國畿者亦各齋璽節達於所至鄉邑之吏此司市通王國及邦國之司市言之賈疏謂鄭先從邦國司市解之誤云自外來

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
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者賈疏云將送
商人而執節者別有過所文書若下文節傳當載人年幾及物
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其自內
出者義亦然云參相聯以檢猾商者賈述注聯作連阮元云注
當本用連此改聯非案阮校是也凡經例作聯注例作連經云
聯門市者卽太宰之官聯小行人注云門關者與市聯事是也
彼注聯亦當作連詳大宰疏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李注云
檢猶察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猾黠惡也賈疏云司市與關
及門三處相連恐姦猾商人或以多爲少或隱而不出而避稅
故相連以檢括之也其遠鄰近郊雖不置官掌之亦應有人幾

周禮正義

禮二十八

三

禮記

問但無稅法故不言耳惠士奇云管子問篇曰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險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耶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疏司貨賄之出入者者師氏注云司猶察也謂凡民齎貨賄出入關門者者察之賈疏云司主也主貨賄出入非經義云掌其治禁者治謂求請辭

訟禁謂刑禁黃以周云王制所謂鬪執禁以譏禁者禁其非法之物也云與其征廛者惠士奇云管子幼官篇三會諸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周官關市之征也詒讓案管子所言足證關市有賦但百取一二則與此經法未必合耳 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者大司徒注云征稅也凡商賈及平民之齎百物過關者皆有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云兒說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是卽六畜之稅注唯云貨賄者文不具也廛猶廛人之廛布注云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是也二者通爲大宰九賦之關賦互詳廛人疏江永云此征廛是二事征者貨賄之稅也廛者貨賄停閣邸舍之稅也若不停閣則無廛布矣案江說是也賈疏謂征卽稅廛卽邸舍一

事雙言失之云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者賈疏云案上文廛人有廛布鄭云廛邸舍此關旁亦有邸舍商人於關停止則有稅故云如市之廛也江永云關上宜無廛而亦有廛者謂貨賄物多暫有停閣以待有司之稽察也物少則不必停於廛詒讓案邸客舍者明關上兼有客舍不徒商賈之舍也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不_疏出於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_疏凡貨不出於關者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 注云不出於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者辟與避同謂私從關旁宅道而出越關以辟征稅也云則沒其財而撻其人者司市注云舉之沒入官是舉其貨謂沒其財入官撻卽司市市刑之大刑扑罰閹胥云掌其比殯撻罰之事是撻卽

爲罰也案質人云犯禁者舉而罰之廛人注以彼罰爲罰泉與此文同而義異者鄭以經云罰其人不云罰財故與彼注不同也賈疏云案上憲罰之等皆是撻但舉其貨已是罰物故知罰其人是撻之可知也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疏]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者明不徒有璽節兼有傳也 注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者賈疏云若本由王市而出則司市爲之璽節商或於民間者或在郊內關內民間買得物貨不得向司市取璽節故因向關外則便於關取節而出若在城內民間資貨者司門爲璽節以出之授節者卽授傳與之云其有

璽節亦爲之傳者謂其本由王市而出已有司市之璽節者司關仍爲之傳以出之若徒有璽節而無傳仍不得行也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者後漢書陳蕃傳李注云傳謂符也漢書文帝紀云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注張晏云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古今注云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荅曰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版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釋名釋書契云過所過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求執以爲信也案今本釋名舛互不可讀今依畢沅校正劉云過所卽此注所云移過所文書也唐六典李林甫注亦云古書帛爲編刻木爲契二物通謂之傳傳如今過所則唐時尙有過所之稱蓋孔傳必有文書卽掌節注云說所齋

操及所適是也西漢時用傳東漢時則爲移過所文書凡所過
關津必案驗文書乃得行因卽稱其文書爲過所蓋當時卽沿
俗語如此韓非子說林上篇云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鵬夷子
皮負傳而從則傳亦書於竹木與符節之制相近故可負而行
矣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
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春秋傳曰札嗟天昏無關門之
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
入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疏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者賈疏云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關
同類無征是同司門既不言故於關并言門也 注鄭司農云
凶謂凶年饑荒也者饑宋本嘉靖本作飢非說文凶部云凶惡

也此凶札卽大司徒之大荒大札凶荒義同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此凶年通謂饑荒不必如墨子三穀不收之說也云札謂疾疫死亡也者膳夫注云大札疫癘也與此義同云越人謂死爲札者段玉裁云舉方俗語言以證之也鄭君於大宗伯云札讀爲截案札古文假借字呂忱字林乃有殍字從歹止聲引春秋傳曰札瘥天昏者左昭十九年傳鄭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杜注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孔疏引賈逵注同此引以證札爲疾疫之義然彼札瘥對文故有大死小疫之異此札總爲疾疫死亡不別大小散文通也云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者此亦釋

征爲租稅也王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凶札弛出入關門之
征所以矜其災也云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
者姦釋文作姦卽姦之俗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譏異言
注云譏苛察廣雅釋詁云何幾問也幾譏苛何字並通用苛詳
宮正疏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遂郊之門執禁以譏異
服問異言彼文與王制畧同而云遂郊之門或卽近關之禁與
引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者
公孫丑篇文今本幾作譏行旅作旅塗作路案塗俗字當作涂
趙注云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譏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
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
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

治岐闕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
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案孟子闕幾而不征之說王制及大戴
禮記王言篇國語齊語管子小匡篇荀子王制篇說並同依後
鄭王制注說則彼爲殷制故王制與公田藉而不稅之文並舉
趙岐亦以孟子所云非周公之制且彼以不征爲常法不關凶
札先鄭引之者明無征爲恤行旅耳實則彼文與此經本不相
應也凡四方之賓客敏關則爲之告謂朝聘者也叩關猶謁關
人也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
告行理以節逆之疏凡四方之賓客敏關則爲之告者賈疏云
敏猶至也畿外諸侯來朝使卿大夫來大聘小聘但至關門皆
先謁關人關人止客則奔告王王使小行人逆勞於畿也詒讓

案大傳鄭注云古者郊關皆有館焉蓋賓客至關則止於館俟
關人告王遣勞而後入也 注云謂朝聘者也者朝者爲大賓
小賓聘者爲大客小客賈疏云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
勞於畿聘禮使者至謁關人此經亦摠云賓客敏關則爲之告
是以鄭云謂朝聘者也云叩關猶謁關人也者叩敏之倅宋岳
本董本及注疏本並作敏今從宋婺州本建本互注本嘉靖本
與賈疏同典同注亦作叩疑漢時已有此字注例用今字不必
與經同也說文支部云敏擊也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鄭彼注
云謁告也案此謂賓至關先告每關司關下士下士來告司關
上士上士爲之告王關人卽司關通長屬言之故稱人周書大
聚篇云遠旅來至關人易資亦與禮經同說文敏訓擊本與謁

異以聘禮所云事與此同故用以況義云鄭司農說以國語曰
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者周語
云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
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涂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
大咎國必亡矣王曰何故對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章注云秩官周常官篇名關尹司關掌
四方賓客叩關則爲之告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爲信而迎之
也行理小行人賈疏云引之者國語云關尹以告則此經司關
爲之告一也行理以節逆之者證關尹告王王使小行人以節
迎之也胡匡衷云關人之長天子謂之司關諸侯謂之關尹其
職掌一也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有送令謂奉貢獻

及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爲之節與傳以通之疏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者明非朝聘凡外內臣民以常事往來亦爲節傳出內之也此節謂旌節與上達貨賄用璽節異凡外內臣民至關無節者此官爲之旌節及傳出內之其有旌節者此官亦爲之傳以輔之與達貨賄節異而事同也賈疏云有外之送令者則以節傳內之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以節及傳內之至王有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之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也注云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者貢獻謂邦國所貢獻文書謂內外文報皆尋常往來之事云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爲之節與傳以通之者賈疏云案

秋官環人職云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注云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與此義同故引以言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疏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者段玉裁云說文下部曰下部信也守邦國者用玉下部守都鄙者用角下部使山邦者用虎下部土邦者用人下部澤邦者用龍下部關者用符下部貨賄用璽下部路用旌下部案許所據掌節小行人二職字作下部蓋故書本爾詒讓案說文竹部云節竹約也符節字當作下部經典皆借節爲之許所據疑是故書或本用正字也賈疏云此一經論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此王國文輩言邦也江永云此經爲下

文諸節提綱玉角虎人龍固邦節而符璽旌通行於民者亦邦節也辨其用下文所云是也案江謂邦節兼爲下諸節爲月得之但邦節自當有王所用瑞節珍圭之等經不言者以文已具典瑞此官與彼爲官職詳畧足互相備也 注云邦節者珍圭

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者賈疏云皆約典瑞言之案典瑞云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其邦節也不數自外璧琖以起度之等以其彼是王國所用非使者之節故不言之詎讓案珍圭以下四者天子所用之玉節也亦謂之瑞節謂人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云瑞節玉節之琰圭也是也凡節並掌於掌節而玉節又兼掌於典瑞經凡言瑞者

不兼金竹之節言節者得兼玉節之瑞左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此卽圭璋亦得爲節之塙證鄭以經不見王使人所用之節故補之云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此釋經而辨其用故典瑞注亦皆云王使之瑞節也江永云單子述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謂行理以節爲信將其逆賓之命非謂以節授賓使其道路爲信也豈有王使諸侯須侯國沿途授節而後可歷門闕哉云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者廣雅釋詁云輔助也敘官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王使傳命於四方慮人不信又各以其節輔助之亦所以紀矯誣而昭明信也守邦國

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王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疏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者以下辨內外侯國及官吏所用之節並掌節之官法也江永云此謂諸侯與都鄙大夫遣使不出竟內者用之

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者詛祝注云邦國諸侯國也書舜典爲孔傳云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云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者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是也賈疏云畿內公卿大夫亦是畿內之國但對畿外諸侯爲尊故公卿已下言都鄙也此云都鄙用角節注謂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是都鄙之主案小行人都鄙用管節注謂公之子弟及

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故用管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同
用管節亦異外內也若天子公卿大夫采邑之吏下注約入道
路用旌節黃以周云掌節云掌守邦節言王官之節小行人云
達天下之六節是侯國之節其節異外內亦職有大小江永云
小行人都鄙用管節管節與角節異者角節都鄙大夫遣使之
節管節都鄙之吏授民之節然此經道路用旌節亦兼都鄙而
小行人旌節管節別異之是侯國之都鄙異於畿內之都鄙也
案依鄭義則小人人都鄙用管節據邦國之都鄙言之彼都鄙
之主與吏同用一節王國都鄙則主與吏異節二者不同然經
無正文未知是否江說雖與鄭異而義可兩通云有命者亦自
有節以範之者有命令施於其竟內亦執節以行爲信也賈疏

云亦如上文王有命有節以輔之云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者王舊本譌王今據宋本正此謂邦國玉節亦如王珍圭五者之制但有大小耳賈疏云以邦國與王同稱玉節故知邦國亦有數等之節亦皆以玉爲之以其諸侯國內亦有徵守好難起軍旅之等故知與王同知以命數爲小大者以其命圭之等依命數故知亦以九以七以五爲節也其天子玉節自以大小爲數故琬圭琰圭俱同九寸穀圭牙璋俱七寸唯有珍圭無文鄭云大小當與琬琰相依惠士奇云公羊哀四年傳齊陳乞遣陽生與之玉節而走之秦安國君刻玉符約立子楚爲適嗣呂氏春秋上德篇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哀十四年左傳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皆玉節

也案惠說是也周書允文篇云執彼玉珪以居其宇亦守邦國用玉節也此與公侯伯命圭不同云角用犀角者說文牛部云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爾雅釋獸云犀似豕郭注云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庫腳腳有三蹠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也小而不備好食棘亦有一角者案據漢舊儀說秦以前民以金玉銀銅犀象爲璽卽後之璽節明此角節亦用犀也云其制未聞者賈疏云以其邦國之玉節可約以王之玉節都鄙之角節無可依約旣無舊制故云其制未聞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鑑

象焉必白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劉虎符
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疏凡邦
國之使節者此辨侯國使臣出竟之節也凡國使往來必有節
乃得達孫子九地篇云夷關折符無通其使節符義同云山國
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者說文口部引國並作邦義
同三節蓋亦以命數爲小大如玉節而形制不同云皆金也者
別於後符節旌節用竹也云以英蕩輔之者蕩乾隆石經作蕩
從干義也詳後嚴可均云朱中句解本蕩作蕩通典卷五十七
引作蕩馮登府云釋文但作蕩古从竹从艸字通 注云使節
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者使卽據邦國之
君使臣聘而言賈疏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或於天子或於

諸侯故並言之也江永云此卽小行人之虎人龍節鄭彼注謂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之是也列國之使各用其虎人龍節以爲行道之信觀其用虎節知其自山國而來人龍亦然注所謂自其國象是也若王朝遣使邦國則必用玉節豈因其所使之國而從彼國之象哉案江說是也說文謂此三節爲使山邦等所用左傳文八年孔疏說三節亦謂王使之使於土國之等並非鄭義也云土平地也古賈疏云對山澤非平地也云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者釋三節取此爲象之意山國澤國卽管子山至數篇所謂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是也云以金爲節鑄象焉者謂鑄虎人龍之象於節也云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者明三等之節各鑄國所多之物

以象之欲其視而可識信驗明白也云今漢有銅虎符者證三節用金爲之金卽銅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干注亦云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與鄭義同賈疏云案太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者段玉裁云說文巾部帑金幣所藏也從巾奴聲案此字乃都反亦讀蕩蕩反古音魚虞模部其入聲爲藥鐸陽唐部其入聲亦爲藥鐸是以奴聲而以蕩蕩反之也帑者藏金布之府引申爲函器吳越春秋

甘蜜九橫卽此字云或曰英蕩畫函者賈疏云其函猶是蕩但以英華有畫義故更云畫函也經云輔之者以函輔此法使不壞損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投玉裁云帑言英者謂畫也榮而不實謂之英故凡華飾謂之英鄭風重英魯頌朱英皆是也丁晏云詩二矛重英傳謂有英飾鄭箋謂畫飾故又以英蕩爲畫函續漢百官志劉注引干注云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惠士奇云干說是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詒讓案干釋蕩爲竹箭者蓋讀蕩爲蕩也爾雅釋艸云蕩竹郭注云竹別

名書禹貢孔疏引李巡云竹節相去一寸曰箊孫炎云竹闊節者曰箊說文竹部云箊大竹也陳祥道亦以箊爲竹函卽本于說此以英蕩輔節下又云以傳輔節英蕩似與傳相近若如子春說爲函器函節相將非所以言輔干義長於杜至左傳昭二十九年之龍輔杜注本不謂卽龍節孔疏乃云謂鑄金爲龍以玉爲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又引玄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耳其說殊謬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闕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爲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

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
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
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
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
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
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疏門關用符節者以下辨王國人民通
行畿內外之節也 注云門關司門司關也者賈疏云以其人
之出入必由門由關而授節者非門關之官不可輒授故知主
守門及關者故以司門司關解之也云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
謂司市也者司市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是也故璽節司
關亦謂之國貨之節云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

者小行人注義同賈疏云謂以其授節非官不可言路卽遂人
徑畛涂道路之涂也鄉之田制與遂同故知旌節是鄉遂大夫
所授也案賈說非也依後注義則五涂之制通於畿內不關田
制異同鄭蓋據鄉大夫比長職皆用旌節故知用旌節者是鄉
遂大夫也又布憲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
之刑禁行夫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是凡道路之事悉用旌節
故秋官環人又謂之路節據鄭說殆皆受節於鄉遂大夫與云
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
關者司關爲之節者賈疏云據此注凡民出至邦國若宅在國
城中先由門則司門授之節若宅在關內者則由關司關授之
節也若邦國之民來入則先由關司關授之節若然邦國之民

入其節直由關不由門亦云由門者因王國之民出由門故摠言之於義無妨也云其商則司市爲之節者賈疏云此王之掌節而言貨賄用璽節明是王之司市非邦國之司市其實商徒從邦國來卽邦國司市爲節故上司關注云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自外來者卽案其節是邦國之璽節也論議案小行人有門關用符節而無貨賄用璽節彼注云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亦所以異於畿內也依彼注及司關注義是凡商自侯國入王畿者則侯國之司市授璽節以達之其於已國往來及從已國至它侯國者則侯國之司市授符節以達之蓋邦國通貨賄雖同用符節然亦有璽節之法式存於其國故商自侯國入王畿者仍得用璽節從王國之制也云其以徵令及

家徙則鄉遂大人爲之節者小行人注義同賈疏云知徵令有節者見鄉大夫云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注云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不得通是徵令有節之事又如家徙有節者見比長云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是家徙有節也云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者時事謂歲時常事賈疏云時事行若比長云徙於郊徙於國當鄉徙及非徵令皆不須節兼言不出關者關內當都當邑當行不出關皆不須節也云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者明璽節容有非司市所授者卽司關注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事也賈疏云司市本出璽節投商今不言市而變言貨賄故鄭云璽節主以通貨賄

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則由門者司門與之節由關者司關授之節故變言貨賄也云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者明有地治之官皆得授旌節不徒鄉遂大夫也如凡徵令及家徙在公邑及都鄙則亦其吏授以旌節其小都大都之主則自用角節不用旌節也鄉遂爲溝洫法公邑采地爲井田法田制不同而皆有五涂賈疏謂公邑爲溝洫法非也詳匠人疏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者說文竹部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黃以周二云漢宮中諸官詔符長尺二寸用鐵印文崔豹古今注云籍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司馬門續漢書百官志云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

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是也詒讓案續漢志劉注引胡廣云符用木長尺二寸鐵印以符之與崔說用竹不同未知孰是鄭必舉宮中諸官詔符爲況者以其亦縣宮門爲符驗與此經門關所用畧同也說文所說符則剖竹爲之近所謂竹使符者非宮中所用鄭小行人注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案鄭不以此符節爲竹使符而於管節乃援彼爲況者蓋以管節亦竹所爲故以竹使符況之實則符管兩節皆全竹不半分與漢竹使符威不相似鄭釋兩節亦並不取析竹之義也陳祥道則謂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此又隱據漢竹使符以釋符節與鄭義異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楊注云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

周禮正義

禮二十八

三

卷之四十九

爲驗也案楊氏亦謂符節剖全竹爲之陳義疑卽本於彼但荀子符節似通舉瑞節言之非必專指門關之節楊說亦恐未允也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者司市注義同秦以前官私印得通稱璽漢因秦制璽爲天子印之專稱私印爲印章不得稱璽詳司市疏惠士奇云古者刻符摹印皆曰璽書呂氏春秋執一篇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西門豹爲鄴令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是印爲璽也戰國策楚攻韓泠向求救于秦公孫昧曰其言收璽實猶有約注云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是符爲璽也江永云小行人不言璽節璽節非以竹爲鄭注今之印章是也案江說是也漢舊儀謂秦以前璽以金玉銀銅犀象爲之此璽節蓋亦

以金銅爲之王制有金璋孔疏引皇侃以爲用金爲印章書康王之誥上宗奉同瑁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奏載或本同作銅訓爲天子副璽並以金銅爲璽印也云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者玉藻注云今漢使者擁節孔疏云擁持也史記高祖紀索隱引韋昭云節使者所擁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旒三重蘇鶚演義引三禮義宗云節長一尺二寸秦漢以還易之旌幢之形其制漸長數尺餘案李崔所言皆秦漢節之制也古玉節爲圭璋金節符節爲符璽節爲印章形制不一亦不皆以竹爲之惟旌節與漢節形制相近而度較短司常云析羽爲旌旌節蓋卽以竹爲幢又析羽綴幢以爲節其異於九旗者無繆旂也漢節

卽放古旌節爲之故鄭舉以相況古旌節綴羽蓋亦兼有旄若漢節之有旄孔廣森云桓十六年左傳衛侯使急子如齊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白旄而先明急子以白旄爲節所謂旌節也案孔說得之毛詩邶風二子乘舟傳說壽子事云竊其節而先往孔疏亦謂以白旄爲旌節是也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者釋文云郵作郵誤漢書主父偃傳顏注云程課也王聘珍云漢舊儀云秦置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馳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續漢書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劉昭注云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吉至州郡此皆郵行有程之證云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者慮送行者或容姦人法不得

通者擅以節通之故以其道里日時著爲程品使逾期則不得
通易以檢察也云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者法式謂玉角虎龍
以下等差異同之式藏於掌節邦國都鄙及諸官府之授節者
皆依法式自爲之大行人云十有一歲達瑞節亦齋掌節所藏
之法式往往至邦國齊等之也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
之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爲信
耳傳說所齋操及所適疏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賈疏云此經總解上經門
闕謂有節并有傳輔成信驗或有節無傳或有傳無節或節傳
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案賈知此節謂門闕諸節者以司
闕云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又上文虎人龍三節云以

英蕩輔之則不必更以傳輔之明此節內無彼三節矣 注云
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者遠行謂郊畿以外達
於鄙鄙邦國必有節乃得出也云輔之以傳者節爲信耳傳說
所齋操及所適者傳卽文書故得說所齋操及所適齋操謂貨
幣車馬之屬所適謂所至國地節以爲信無此等文字故復以
傳輔助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園土內之疏無節者有幾則不
達者此家上爲文有幾謂門關及有地治之吏幾察得之也
注云園土內之者賈疏云見比長云無授無節園土內之故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八終